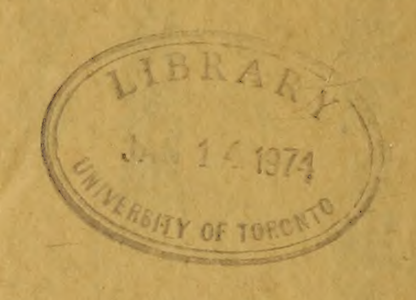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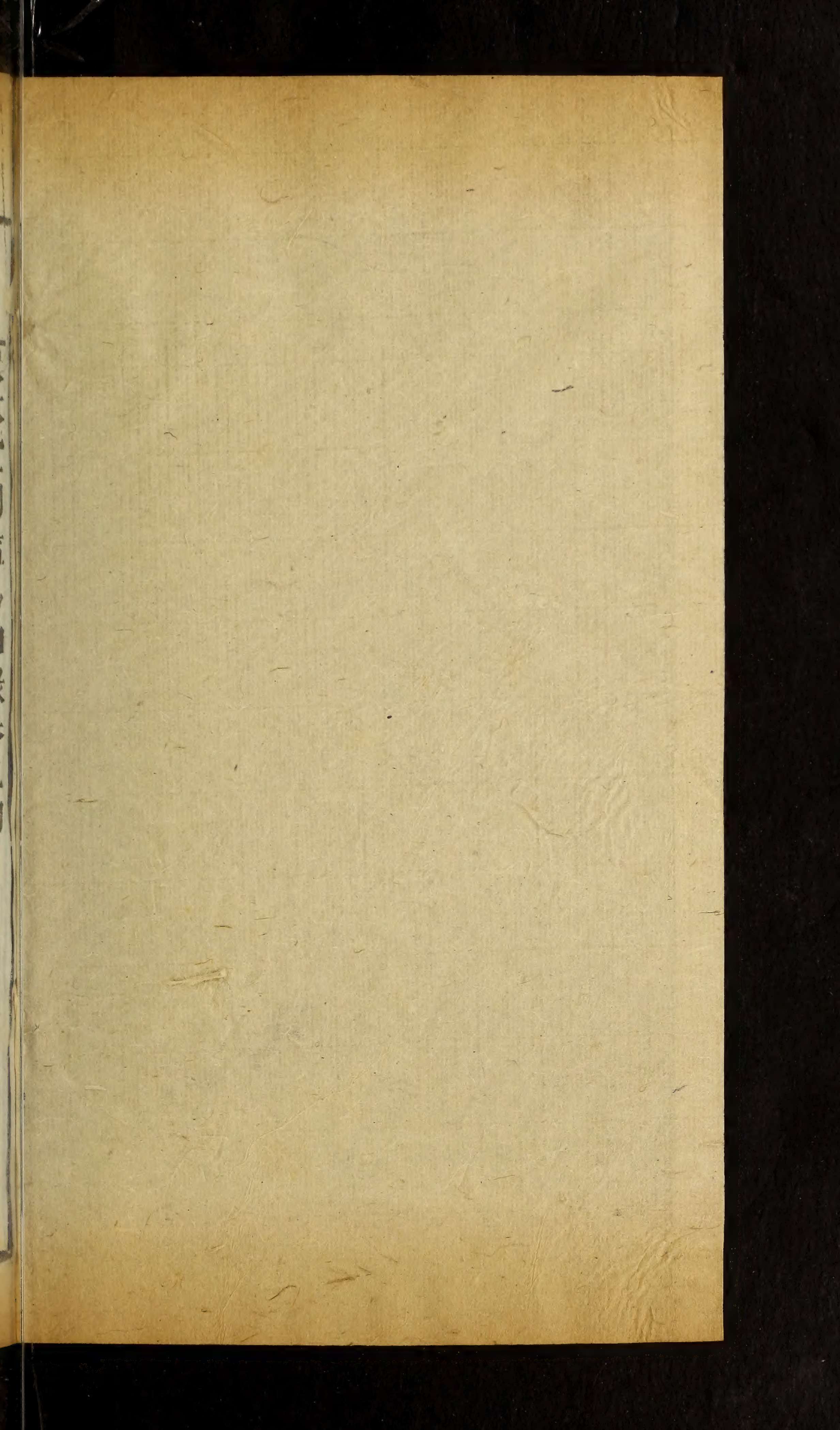


DS
735
A2W8
19--
V.1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395/62
ASIAN COLLECTION



大本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四

周之炯靜亭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桓皇帝

【綱】乙未。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薁鞬都肩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目】南匈奴左薁鞬匈奴王號臺耆名也。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屬國都尉

張奐以酒酹地

張奐初到職壁（軍壘）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出軍吏叩頭爭（諍）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丘）茲（慈）縣（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去聲）奐馬二十匹金鐻（渠）（金銀器名）八枚奐以酒酹（類）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　丙申二年秋以韓韶爲嬴長

書法　書邑長耳何以書錄賢也

目　公

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今山東青州府。兗州府。江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極艱也。者。以韶爲嬴故城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界。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戸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

潁川四長

陳寔。俱潁川人。皆嘗爲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綱 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目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

梁冀伏誅

冀。

[綱]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目]葬懿獻皇后于懿陵。[綱]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衍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書法]於是圍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冀書伏誅廣等書以罪免其為梁氏之黨明矣三公皆黨梁氏漢之不危幸哉。[目]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梁冀妻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

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善超。左悺管。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瑗願。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惲。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廄騶。虎賁。奔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殺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

五侯　以黃瓊爲太尉

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去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棄也）賣（謂不用而賣之也）。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綱】立貴人鄧氏爲皇后。追廢梁后爲貴人。

【綱】封宦者單超等五人（單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爲列侯。【目】世謂之五侯。

【綱】以黃瓊爲太尉。【目】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

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登車攬轡，今北直眞定府冀州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上聲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尚書不能詰。

【綱】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澹 皆不至。

【發明】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爲之時哉？諸賢不至宜矣。列敘書之，皆予之也。

【目】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安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 玄纁見上卷十七 徵之，不至。稺，豫章今江西南昌府 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壁○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 不起。蕃為太守，豫章太守 以禮請

特設一榻

置功曹。稱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十二（見上卷）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僕干）裹之。到冢隧（墓道）外。以水漬綿。白茅藉（薦也。藉以白茅。取其潔也）飯以雞置前。醊（拙。醊酒也）○祭畢。留謁（以札書姓名曰謁）。不見喪主而行。

寢肱兄弟同被而寢

肱。彭城（今江南徐州）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肯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

詔圖姜肱形狀

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去聲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閣。以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閎汝南三見上人。安之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今陝西西安府人。隱居講授。曇潁川二見上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

殺李雲杜衆

李雲露布上書

滅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綱】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 硯 杜衆。

【目】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萬。侯覽上縑五千匹，封高鄉 縣名，質實云未詳 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 三見上 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 朔 見。現 白馬 故城在直隸大名府滑縣西 令李雲露布 露版不封，布諸觀聽也 上書，移副 副本也 三府。三公

帝欲不諦

以單超爲車騎將軍

之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帝也。春秋運斗樞曰。帝者諦也。審諦於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見十卷十九。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幷下之獄。皆死獄中。

綱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

綱 以陳蕃爲光祿勳。

綱 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

目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

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減俸賣官

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敬聞矣拜五官中郎將

綱 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 大疫 二月武庫火 夏以劉矩爲太尉 五月有星孛于心雨雹 六月地震

綱 岱山東岳泰山及博尤來山裂 書法 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

綱 秋七月減百官奉貸特從人求物曰貸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綱 九月以劉寵爲司空 目 寵嘗爲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太守除煩苛禁非

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耶。山名。在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山谷閒出。入人每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徵發取求。民閒。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去聲人選一大錢受之。

劉寵一錢

綱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較獵廣成。苑名。在河南汝州西遂至上林苑。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

目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

陳蕃諫獵

三空之尼

茅容追徐穉

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尼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不省。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邟（康去聲）鄉侯黃瓊卒。【目】瓊薨。謚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醊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茅容輕騎追及。爲（去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

稱乃答之容還以語去聲請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去聲而爲季偉茅容字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爲紹介以傳辭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去聲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

茅容殺雞食母

孟敏墮甑不顧

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音寺）母，以餘半庋（雞上聲。閣板為之，以藏食物）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返）。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泰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平聲）從學。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孟敏，荷（上聲）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陳留申屠蟠，為漆工。鄢陵（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

范滂論郭泰

徐穉以書戒郭泰

黃允遣妻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雖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西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今山東東昌府黃允以儁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委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

仇香爲蒲亭長

陳元不罰而化

鷹鸇不若鸞鳳

請大會宗親數（上聲）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在河南歸德府考城縣）長。（漢因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勸人生業，爲制科令。（令平聲）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朞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止。似橘。）棘（小棗叢生者。）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

遣左悺祠老子

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綱】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管之苦怙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祠老子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書法】入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

【綱】廢皇后鄧氏幽殺之【目】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見十五卷

楊秉三不惑

破柱取朔

二十一。以憂死。綱夏五月。太尉秉楊秉卒。以劉瑜爲議郎。目秉淸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拜爲議郎。綱秋七月。以陳蕃爲太尉。綱九月地震。綱立貴人竇氏爲皇后。目后竇融之玄孫。武女。拜武爲特進。封槐里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侯。綱以李膺爲司隸校尉。目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夾壁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丙氣。休沐見十七卷三十七

登龍門

蒲鞭示辱

荀爽對策

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綱】以劉寬為尚書令。【目】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綱】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目】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

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棄禮之中。婚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綱】以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見二十一卷二十五。【目】規欲求退。數朔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平聲客密告并兵州今山

皇甫規　芳不問

河水清

西太原府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規字欲避第仕途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綱]夏四月河水清

[書法]清於桓世其爲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高齊壬午年近四百年爾則千年一清之說亦不足信矣

[音註]高齊見三九卷十七

[綱]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書法見十二卷九

[綱]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晉太原太守劉瓆質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書法]黨錮諸君子予之者取其公忠責之者議其矯激皆一偏之論也綱目予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

鄉人謠

甘陵南北部

二郡謠

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

目　初帝爲蠡吾侯（見上卷二十六）受學於甘陵（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去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成瑨以岑晊（質）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南陽人）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弘

學中語

公卿屣履到門

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成瑨(弘農人。)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貫)與李膺陳蕃王暢。更(耕)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強禦(暴虐之臣。)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比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同躧音徙)履(履不者跟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到門。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有富賈(古)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

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今山東兖州府）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見十六卷十五）侯覽家在防（房。山名在兖州府曲阜縣）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藉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高上聲）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而）殺之東海（今淮安府海州）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坐髡（剃髮）鉗（以鐵束頭）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

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刑人之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名責鄧通見十二卷十一董宣折辱公主見二十一卷入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

襄楷上疏

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平原今山東濟南府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瓆成瑨志除姦邪。而還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

賈彪不納岑晊

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也唯京房見十七卷十五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現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見四卷三十六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瓚竟死獄中岑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左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

賈父所生
張成善風角

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暉竟獲免。彪嘗爲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聞之。亦面縛自首。（首去聲）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張成者善風角。（見上卷十八）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

陳蕃不肯平署

陳寔請囚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見十卷十九。)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司徒司空。)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屬黃門署。)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

皇甫規恥不與黨人

州豪傑。規陝西平凉府平凉縣人。恥不得與。預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是爲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

李杜

嘗爲北海相。今山東青州府。行春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見鄭玄爲鄉嗇夫。掌聽訟。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閉其門戶。掃除轍迹。亦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太守王昱欲謂曰。劉季陵勝字

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寂寞無聲也）此罪八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去聲）令問（同聞去聲）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綱 以竇武爲城門校尉 目 武在位多辟名士淸身疾惡賄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蓋。與也）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綱 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 是月晦日食 綱 六

賈彪說竇霍

賈武中救黨人

范滂獄辭

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目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胥）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同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唯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煙入聲）人鬼喁喁（顒衆口向上也）之心。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范滂不謝霍諝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謂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見二卷二十九)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責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范宣子治欒盈之黨囚叔向祁奚爲言諸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言叔向不告謝祁奚卽往朝君明祁奚爲國非爲己也)吾何謝焉滂歸汝南(見上十二)南陽(見同上)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

平原自無

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舉鉤黨。鉤引其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見上十四。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去聲言不同和也。周禮。五齊者。水火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綱秋。八月。巴郡今四川重慶府。言黃龍見。現綱大水。海溢。冬。十二月。帝廟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致堂胡氏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唯此兩途耳。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音註】爰延見上六。

【綱】遣使迎解瀆亭在直隸眞定府饒陽縣侯宏。詣京師。【目】竇武名侍御史河間今直隸河間府劉儵。倏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河間王開章帝子也曾孫宏。開生解瀆亭侯敕。敕生萇。萇生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嗣。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

四歲而崩。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閹竪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綱 戊申。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　二月。葬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綱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綱 夏。五月。朔。日食。　六月。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侯。

綱 封陳蕃為高陽鄉在河南開封府許州。侯。不受。

綱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

陳竇謀誅宦者

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發明】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國家。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則書奏誅。其予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否。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當時閹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盍亦謹其微哉。

【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饒)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見十七卷七)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

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

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猶豫（見九卷二十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複姓）昕（欣）王甫。鄭颯（立）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

劉瑜請太后速防姦人
劉瑜勸武蕃速斷大計

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㝢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皇太后宮名尚書鄭颯送北寺獄屬黃門署蕃曰此曹輩也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尹勳雜考颯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與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

曹節脇使作詔版

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恭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踴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木簡為之其長尺一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五營也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

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卽日殺之。時張奐〈見上〉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軍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兵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見卷十四十八〉。門生故吏皆

曹節矯制使張奐討竇武

巴肅自載詣縣

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硯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張敞昌上聲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致堂胡氏曰。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不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晉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辭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己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名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蕃公忠而短於才術。武無足稱矣。

[綱]己酉。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

[綱]夏四月。青蛇見現御

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書法】蛇見御座大異也終綱目一見而已

【綱】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書法】膺已廢矣書前司隸校尉何廢不以罪也殺之甚矣然則諸君子無譏歟前書部黨繼書黨人此書鉤黨綱目固不能不假此以垂戒矣

【目】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耕相標榜為之稱號以

三君 八俊 八顧

寶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福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

八及　八廚

晊。質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莫王孝。劉儒。胡毋複姓班。秦周。蕃皮嚮。王章為八廚。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見上十三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印行之文如今版榜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

吳導抱詔而泣

郭揖引范滂俱亡

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汝南(見上十二)督郵(見十六卷十五)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漢縣屬汝南郡)。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

郭泰不爲
危言激論
張儉望門
投止

毋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以郭泰聞之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卬篇辭殄盡瘁病也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瞻烏八字小雅正月篇辭言國之將亡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覩嗚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泰雖好臧否比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見十六卷二十九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

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孔融匿張儉

孔母一門爭死

相容後流轉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止李篤家外黃（見九卷二十三）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猶稱明府）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正誤云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辭）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

夏馥爲冶家傭

陳寔獨弔張讓

郡縣疑不能決。乃上上聲。○奏也。讞年上去入三聲。○議罪也。之詔。獨坐袞。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閭。○今河南彰德府林縣。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人無知者。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由居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

籌（見十卷十二）。先驅卒有阬儒（見八卷十）燒書（見八卷八）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今河南歸德府）碭（今江南徐州碭山縣）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音離）黨錮之禍。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綱 辛亥。四年。春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朔。日食。大疫。

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爲皇后。

綱　壬子。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廣卒。目　廣周流四公。（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械。曉也。）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綱　夏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綱　冬十一月。會（膾）稽（今浙江紹興府）妖賊許生稱帝。

綱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司馬孫堅討許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曹鸞申理黨人

生斬之。目堅富春（今浙江杭州府富陽縣）人。名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綱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白石經）

書法書。尊經也。目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雍）爲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綱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目永昌（今雲南永昌軍民府）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

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皆去聲）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族也）

綱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綱 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目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

易姓之禍已兆

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宜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南湖丁氏曰。天子之子。又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之。冒稱子輿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宜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爲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其非。但改舍人爲丞尉。然則他姓之嗣漢。乃帝之所賞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矣。

〔音註〕冒稱衛太子。見十五卷九。冒稱子輿。見十九卷二十。

〔綱〕冬。十月朔。日食。地震。〔綱〕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發明〕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

趙苞棄母全城

趙苞歐血而死

也。嗚呼。微矣。【目】遼西今直隸永平府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柳城。故城在永平府西。値鮮卑東胡種名萬餘人入塞寇鈔。抄略也。劫質至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

血而死。

伊川程氏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音註 徐庶見二十六卷十三

綱 戊午。光和元年。春二月。朔日食。地震。綱 置鴻都門學。書法 書譏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蟲何益於教化哉 目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綱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書法 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

黑氣墮溫德殿

青虹見玉堂殿

蔡邕災異對

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牝雞而晨，變不虛生矣。

綱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目 氣如龍，長十餘丈。

綱 秋七月，青虹見現玉堂殿庭中。

發明 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脩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羣臣，然皆創而下書。者言而不用，無益敗亡故也。嗚呼，天殃若此，猶不知警，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哉。

目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吏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即下程璜者，察

臣彊申救蔡邕

開邸賣官

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耕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見二十三卷二十四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爲去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剃髮鉗以鐵束頸徙朔方今陝西寧夏衛不得以赦令除。

綱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以王甫之譖也

綱 是月晦。日食。

綱 初開西邸賣官

書法 桓帝之世。書賣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開西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

武。晉初開西邸。是又桓帝之所未有也。

目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價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見上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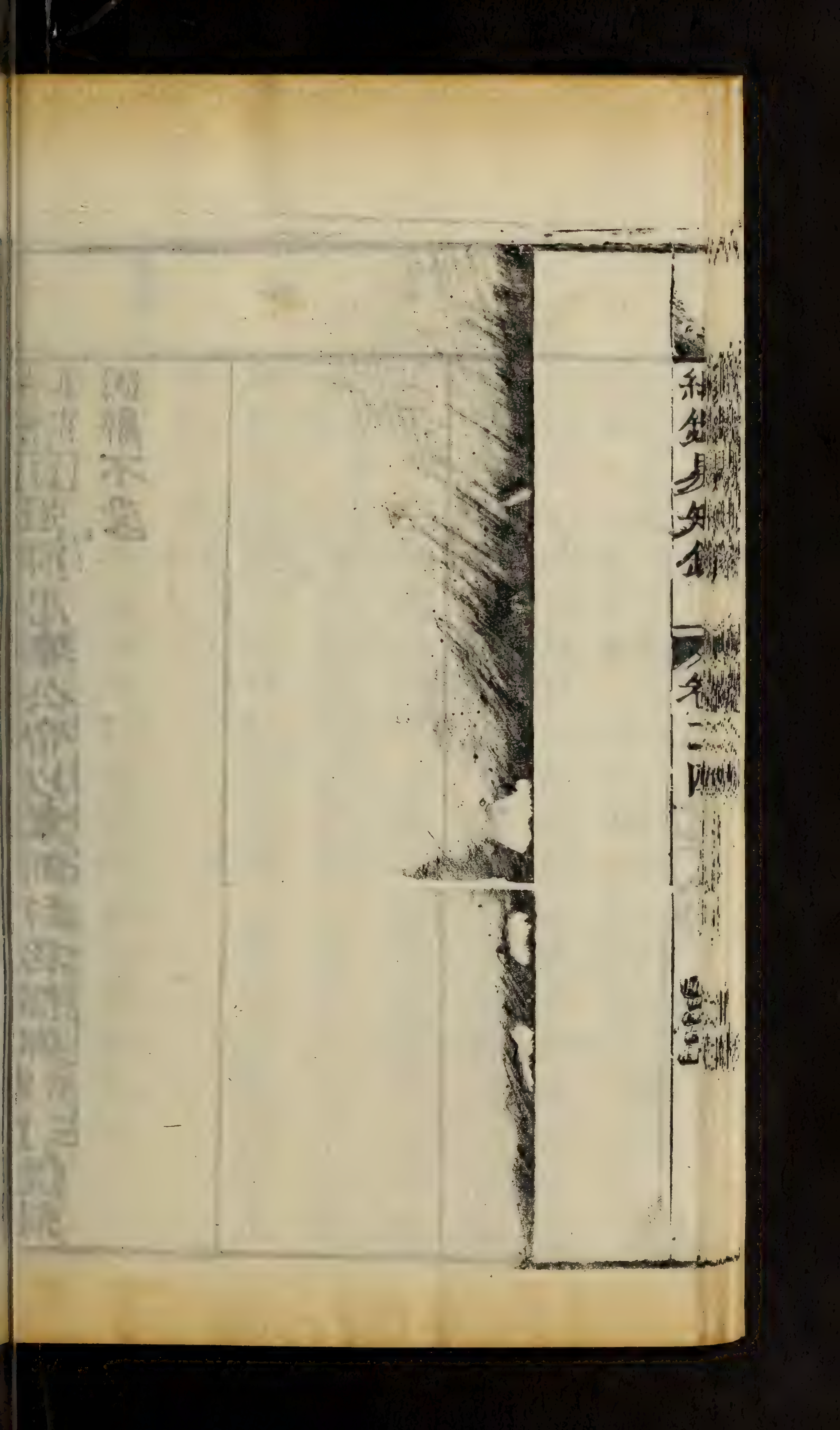
綱　己未二年。夏四月。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不受。

書法　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深予也。故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惟呂彊不

書見上其官

目 彊清忠奉公帝以乘劍封爲都鄉侯彊

固辭不受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通鑑綱目定本

東漢紀

孝靈皇帝

綱　庚申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目　后本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爲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見十一卷

楊賜諫作苑

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宮固請乃止。綱作罷必圭靈昆苑。目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易比卦五爻。王用三驅。言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也。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武帝也左開鴻池。苑名。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右作上林。苑名。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思也卑宮大禹卑宮室露臺見十二卷十四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作列肆於後宮

有星孛于太微

起四百尺觀

騘馬御史

【綱】辛酉四年秋九月朔日食【綱】作列肆於後宮【發明】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爲闤闠猥賤之人矣尚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

【目】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灼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

【綱】壬戌五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天帝南宮也【綱】八月起四百尺觀貫【綱】冬以桓典爲侍御史【書法】侍御史之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目】典榮玄孫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騘聰。馬青白色。馬京師爲去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騘馬御史

黃巾賊起

綱 甲子。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目 初鉅鹿（見上卷八）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閒。徒衆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衞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

下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至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綱 三月，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在河南府城內）

綱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後討潁川黃巾。

目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太守皇甫嵩（規之子）以爲宜解黨禁。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

殺呂强向栩張鈞

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黃巾。【綱】殺中常侍呂强、侍中向栩（許）、郎中張鈞。【發明】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文皆擧宦者書之，至呂强則書殺書中常侍，豈綱目獨惡其强哉？蓋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音註】綱目熹平元年書宦者侯覽有罪自殺，光和二年書宦者王甫伏誅。【目】諸常侍共譖呂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朔）讀霍光傳（霍光廢昌邑王見十五卷十八）。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强，强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

咨與據州郡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否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綱 夏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賊平之

目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見二十卷二十三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勅軍士皆束苣炬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陣

橋何異曹操

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今江南徐州。）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今河南汝寧府。）陳國（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去聲）機警。（有機智而警省。）有權數。（權謀術數。）而任俠（見十三卷二十六。）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橋玄及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何顒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

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耕）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固要之也）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今山東濟南府）相

【綱】盧植圍張角於廣宗（今直隸順德府廣宗縣）檻（咸上聲）車（載囚車也）徵還（以小黃門左豐之譖也）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綱】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董卓以無功抵罪詔遣嵩時角已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見上）牧（見十八卷七文十五）

綱 乙丑二年春二月南宮雲臺見二十一卷二十三災 綱 三月以崔烈爲司徒 目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宮中阿保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而聲譽頓衰 綱 夏四月大雨去聲雹

綱 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以討張角功也

綱 丁卯四年冬十月前太丘長見二十三卷二十九陳寔卒 書法 邑長不卒卒陳寔錄賢也終綱目令長書卒二寔以前長書甚賢之也一見二十二卷二十七 目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綱 己巳六年夏四月帝崩皇子辯即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王。年九歲。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綱目所無者四蛇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雌雞化雄而又五書太疫屢書日食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苑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恆言曰桓靈靈之甚於桓也

綱 葬文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綱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

何進召董卓

陳琳諫何進

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八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發明 進之此舉乃欲鳴鼓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會不如不飲之爲愈也。綱目書進召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

目 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騰躍也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扇熾其火也洪爐燎毛

鄭盧諫何進

董卓卽時就道

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今山西平陽府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

上聲薪。潰會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之。張讓等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見八卷九走北宮。袁紹引兵屯闕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攻省內。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洛陽城門名公卿無從者唯盧

董卓迎帝北芒阪下

植及河南中部掾（硯）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芒作邙音忙○山名在河南府城北）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

董卓使呂布殺丁原

董卓辟蔡邕

者餓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武猛都尉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遷為侍中

綱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弒太后何氏

目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陳留王董太后養之號董侯）似可令

遣使弔祭陳竇

欲立之能勝史侯（帝辯養於史氏號史侯）否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紹勃然徑出逃奔冀州（見下卷一）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見上卷六）王立陳留王協爲帝遷太后於永安宮酖（見十一卷一）殺之

【綱】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

【書】官未有書自爲者書自爲專也書自爲自卓始自是不勝書矣

【綱】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書法見二十三卷八）

【目】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

自六月雨至于九月

申屠蟠無愧處士之名

孫【綱】自六月雨至于是月【書法】恆雨也。昭帝之元嘗書七月至于十月矣。於是復見。終綱目連雨數月者二而已。【綱】冬十月葬靈思皇后。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綱】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發明】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愧於處士之名矣特書不至蓋予之也。【目】初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今山東濟南府行至宛陵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綱】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目】董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袁安為太尉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逢為司空隗為司徒成生紹逢生術）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奔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操

關東起兵討董卓

變易姓名，閒(諫)行(從微道而行)東歸，至陳留(見上)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帝辯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壽五十四歲。諡法：聰明睿智曰獻。○是時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綱　庚午，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書法　特筆也。書推為盟主，深以責紹也。

目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馥)畱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給軍糧，孔伷(胄)屯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劉岱、張邈(莫)、邈弟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太守超、山陽(今山

董卓弑弘農王
董卓以王允爲司徒

東兗州府太守袁遺、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相鮑信與橋瑁
曹操俱屯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衆
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
世出。殆天之所啓乎。【綱】卓弑弘農王。【目】廢君書弑自董卓始【綱】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殺城門校尉
伍瓊、尚書周毖。【目】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
彪曰、關中今陝西西安府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
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糜粥也沸言如糜粥之沸之亂。天下動
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

董卓遷都長安

王允內謀王室

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綱】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目】董卓徙民數百萬口於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自留屯畢圭苑（見上）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家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家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綱】

劉虞務存寬政

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目孫堅起兵殺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刺史王叡。冑前至南陽。見上已數萬人。殺太守張咨。至魯陽。見上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今開封府陳州刺史。綱以劉表為荊州刺史。綱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不克。還屯河內。見上綱袁紹以臧洪領青州今山東青州府。綱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目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州部青州府徐今江南徐州士庶避難歸虞者百

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爲去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小錢

【綱】司空荀爽卒【綱】卓壞五銖錢見二十卷四更鑄小錢【綱】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

劉虞守節

【綱】辛未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目】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韓馥袁紹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天子出奔言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

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并力也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綱】二月卓自爲太師【綱】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脩塞諸陵而還【目】孫堅進屯陽人聚名在河南汝州城西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復進軍大谷關名在河南河南府閿鄉縣西南。○閿音文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澠免池今河南府澠池縣堅進至洛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眞宮官舍也井中分兵邀卓卓自引兵還長安堅脩塞諸陵引軍還魯陽見上【綱】夏四月卓至長

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

安。綱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見上牧韓馥自領州事。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綱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目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二。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宿州。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瓚之弟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上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

城多畔從瓚初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劉備中山靖王景帝第八子名勝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行定曰徇青州見上有功因以爲平原今山東濟南府相備少與河東今山西平陽府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今直隸真定府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綱袁術使

孫堅擊劉表，表軍射石殺之。【書法】堅初舉義，綱目書討；既而敗卓，特書進兵：皆予辭也。於是而爲術所使，內自相攻，則非死於國矣。書術使，書射殺之，惜之也。

三賢適遼東。

【綱】管寧、邴丙原、王烈適遼東。【書法】特筆也。三賢去就，綱目每謹書之。

【目】公孫度遼東太守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

管華優劣

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邴原斷酒

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短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

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謂標品人物也）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現）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字）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去聲）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

盜牛守劍

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何顒異荀彧

【綱】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覺 郭汜。祀 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書法】掠、賊之也。

【目】初。荀淑有孫曰彧。郁 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

荀彧從曹操

王允使呂布誅董卓

奮袁紹已奪馥位。見上十三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至傕汜既破中牟。今開封府中牟縣。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綱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發明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人。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唯王允潛布腹心。克參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目董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夜

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灼衛士服。守北掖門。正門旁小門也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

刺卓趣(促)兵斬之卽出懷中詔版(見上卷二十二)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暴(僕)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主)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樹)旦也)如是積日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八)見上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密)磾(低)

曹操據兗州

謂允曰伯喈邕字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綱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書法 書於是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書據書自稱綱目之於操可見矣

目 青州今山東青州府黃巾賊號寇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劉岱與戰為賊所殺曹操部將陳

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大爲綱小爲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操擊黃巾。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綱】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目】李傕郭汜見上十五。等還至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

長安城呂布軍有叟兵（叟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內反。引傕衆入城。呂布與戰不勝。傕汜屯南宮掖門。（見上十六）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長安東都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黃琬幷允殺之。呂布自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奔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傕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

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司馬溫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綱秋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爲將軍

冬十月以劉表爲荊州見上十二牧

綱癸酉四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袁術進兵封丘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自領揚州郡名治壽春事

綱袁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

綱三月以陶謙爲徐州今江南徐州牧

綱夏六月大雨去聲雹

綱華山在陝州西安府華陰縣崩裂

綱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談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綱】冬。十月。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綱】甲戌。興平元年。春。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刺史。【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綱】六月。京師地再震。　是月晦。日食。　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綱】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鄄音眷城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今山東東昌府濮州。【綱】劉焉益州卒。以其子璋為益州今四川成都府牧。【書法】不書官何。非焉也。自是牧鎮卒。皆不書官

以爲無上也，故於其卒也壹劇之。

［綱］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書法］迎備，備推袁術，衆不可，遂領徐州，則非有詔命也。曷爲不稱自？綱目於劉備多恕辭，正也。州人

［目］謙疾篤，謂別駕麋（眉）竺（祝）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袁術字）四世五公（見上十），海內所歸，今近在壽春（見上），君可以州與之。」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如百姓視能者而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綱］袁術表孫策爲懷義校尉。

［目］初，孫堅娶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吳氏，生四男：策、

孫策有復讎之志

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推結交歡分愛好勸策徙居舒。及堅死。見上十四策年十七。還葬曲阿。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已而渡江居江都。今江南揚州府江都縣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策往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懷義校尉。

綱 以劉繇代出之弟為揚州刺史

綱 乙亥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

綱 即。就拜袁紹為右將軍

綱 二月。李傕殺樊稠。攻

荀彧諫曹操

郭汜劫帝入其營[綱]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綱]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冐廣陵見上十太守張超守雍丘[目]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見九卷十四光武據河內見十九卷二十五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操初舉義兵於陳留故以兗州爲首事平河濟兗州之域西北距河東南據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

張濟迎帝東歸

帝至弘農

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大破之。攻拔定陶。見上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布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綱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見上十一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綱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綱十二月帝至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見上十八帝渡河。入李樂營。綱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目孫堅舊將丹陽今江南寧國府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

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策舅吳景討橫江。在江南和州城東南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見上二十王朗在會膾稽。今浙江紹興府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

孫策威震江東

袁紹殺臧洪

曲阿。勞(去聲)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威震江東。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彭城(今江南徐州)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稱管仲為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綱】雍丘潰。(會)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目】張超在雍丘。見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見上十二)必

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徒跣。先上聲。赤足。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去聲。紹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喩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指袁紹。傾蓋。傾蓋者。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前漢書鄒陽傳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遂竊大州。指青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期本州被侵。爲操所圍。郡將。指張超。遘。遇也。厄。災難。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指張超。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

臧洪據地瞋目

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言好去也）孔璋。（陳琳字）足下徼（邀）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予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稱人反）目（怒而張目也）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見十七卷）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

入奉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死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綱】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發明】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以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也歟。

【綱】丙子。建安元年。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于盱眙。吁夷。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也。呂布襲取下邳。丕。今江南淮安府邳州。○時備使張飛守下邳。備降于布。遂與并兵擊術。布復以備爲豫

帝還洛陽

荀彧勸曹操迎駕

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

[綱]秋七月。帝還雒陽。[目]楊奉韓暹纖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綱]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書法]於是董承潛召曹操。操遂將兵詣京師。既至。罪狀韓張。帝詔勿問。而以操爲司隸校尉。則詔命矣。不書詔。以書自爲。何惡要君也。[目]曹操在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誨。猶放縱也。未可卒猝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見四卷十二。而諸侯景影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見九卷十一。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見上十二。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變

亂未追遠赴今鑾駕旋軫（猶言回轅軫車後橫木）東京榛（木叢生貌）蕪（荒穢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操書結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爲鎮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

曹操遷帝于許

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綱】曹操遷帝于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書法】自書張濟迎帝東歸期年而後書帝還雒陽會未改月而復書遷帝于許操之非可勝言哉【目】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見上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跂器望冀安今復徙駕不厭壓入聲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爲大將軍封武平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州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

歸曹氏矣子守位而已。[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目]孫策引兵渡浙江。在浙江杭州府城東。會稽見上二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疽。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願少留意策曰

募民屯田許下

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綱冬。十月。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綱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目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以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綱以孔融爲將作大匠。見二十三卷十三。綱募民屯田。

州郡並置田官。【發明】兵以食爲本，民以食爲天。是時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惟操用棗祗之策，成足食之功，故綱目書此以予之也。

【目】中平（靈帝年號）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如屋瓦解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升）數（上聲）。袁紹軍仰桑椹。（忱上聲。桑實）袁術取給蒲蠃。（同盧）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棗祗請建置屯田

【綱】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書法】於是袁術攻備，布救却之

郭嘉諫曹操圖劉備

不書書復攻備何惡反覆也走書歸許牧書詔以綱目於備多予辭惟其正而已矣

目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布馳往救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見上十九）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

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今江南徐州沛縣。收散兵以圖呂布。

綱 丁丑二年。春正月。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目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

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

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虚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恐紹侵擾關中今陝西西安府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祝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

袁術稱帝

金尚死節

綱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目 術僭號於壽春見上十九欲以金尚見上十八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綱 三月以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兵四州 綱

夏五月。蝗。〔綱〕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書法〕術稱帝。國賊也。曷爲不書討。不以討予布也。布則曷爲不以討予之。布非知大義者也。微陳珪。則布亦寇婚媾矣。

陳珪說呂布

〔目〕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去年袁術畏呂布。乃爲子求婚。布許之。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謂呂布。布自稱徐州牧。合從。謂袁術。術稱帝於壽春。崇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已在途。乃追還絕昏。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曹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珪子登奉章謝恩。幷答操

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太守令陰合部衆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酌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字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誓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用珪策

孫策討袁術

曹操擊袁術

與暹奉書。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綱】以孫策爲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太守。討袁術。【綱】秋九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書法】（書以者何。上命也。故策得書討。何操漢賊也。以賊擊賊而已矣。然則操書擊一袁術也。策書討。操書擊。綱目之權衡審矣。）【目】曹操東征袁術。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見上四）許褚（杵）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目】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

劉備請曹操殺呂布

陳宮對曹操

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彧勸曹操自擊布，遂圍下邳（見上二十四）。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夷）泗（二水名）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丁原字，見上八）、董太師（董卓，見上十六）乎？」操頷（撼）之。（首肯也）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

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爲之泣涕并存[illegible]皆給[illegible] 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綱以劉備爲左將軍目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綱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目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今江南蘇州府侯以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長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魯肅爲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綱袁紹攻公孫

周瑜魯肅

袁術坐簀牀而歎

沮授諫袁紹攻許

瓚圍之

綱 乙卯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 綱 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目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帝號於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見上）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見上二十九）六月至江亭坐簀（謫）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歐血死 綱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 目 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趨）授諫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

郭圖審配勸袁紹攻許

劉表遣韓嵩詣許

敵驕者先滅曹操事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算之策不在强弱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郭圖審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今直隷大名府濬縣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北〔冬十一月〕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發明〕是時袁曹方相持表兵强地廣非惟不能擇所宜能且昧於朝宗之義故綱目於此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而

書遣嵩詣許以覘其存顧望覬釁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予表也嗚呼微矣

目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見上十九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見四卷二十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

見九卷二十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歲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强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綱】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目】孫策襲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太守劉勳。取之。將徇豫章今江西南昌府。謂虞翻曰。華子魚歆字自有名字。然非吾敵

華子魚有名字

華歆葛巾迎孫策

劉備起兵討曹操

备食失匕箸

君不開門讓成。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歆乃夜作檄吸降書。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綱］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字之徒，不足數上聲也。備方食，失匕箸。値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

會操遣備邀袁術。見上備遂殺徐州今江南徐州刺史車冑關羽守下邳。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身還小沛。今徐州沛縣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六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獻皇帝

【綱】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書法】書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曷爲不書故。書殺書故。是以討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予承何也。操之入承爲之。【目】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

劉節人傑

田豐舉杖擊地

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見上卷末）禽關羽備奔冀州（治鄴郎下）歸袁紹紹去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二百里迎之駐月

關羽刺顏良

沮授臨濟而歎

備亡卒稍歸之【綱】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目】操還官渡見上卷三十二紹乃議攻許二月進軍黎陽見上卷三十二紹遣顏良攻白馬見二十四卷五操引軍兼行趣同趨白馬良來逆迎也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趨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在直隷大名府滑縣南操陳輜重載衣物車餌

關羽報效曹公
關羽奔劉備於袁軍

二敵卒將縱擊大破之斬紹騎將文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綱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目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

[illegible]竹中射。石之。中頰創傷也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今江南蘇州府越今浙江紹興府之衆。三江在蘇州府崑山縣南松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劉琬曰孫氏兄弟推中弟孝廉故稱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使出巡軍。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綱】秋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

曹操破紹輜重

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會[目]袁紹軍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曹操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操擊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紹走至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北岸入其蔣將義渠營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恚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

袁紹殺田豐

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綱以孫權爲討虜將軍。

目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見上卷三十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都尉。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於權。權卽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

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猝除為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江夏太守在湖廣武昌府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綱 辛巳六年。秋九月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

目 操擊備於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備在荊州今湖廣荊州府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髀彼。股骨也股外曰髀肉[illegible]

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袁尚襲行州事袁譚出屯黎陽

[綱]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目]袁紹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

周瑜論任子

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上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綱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書法 書操責何。非為漢也。書不受命。蓋予之。

目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任子猶言質子也 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至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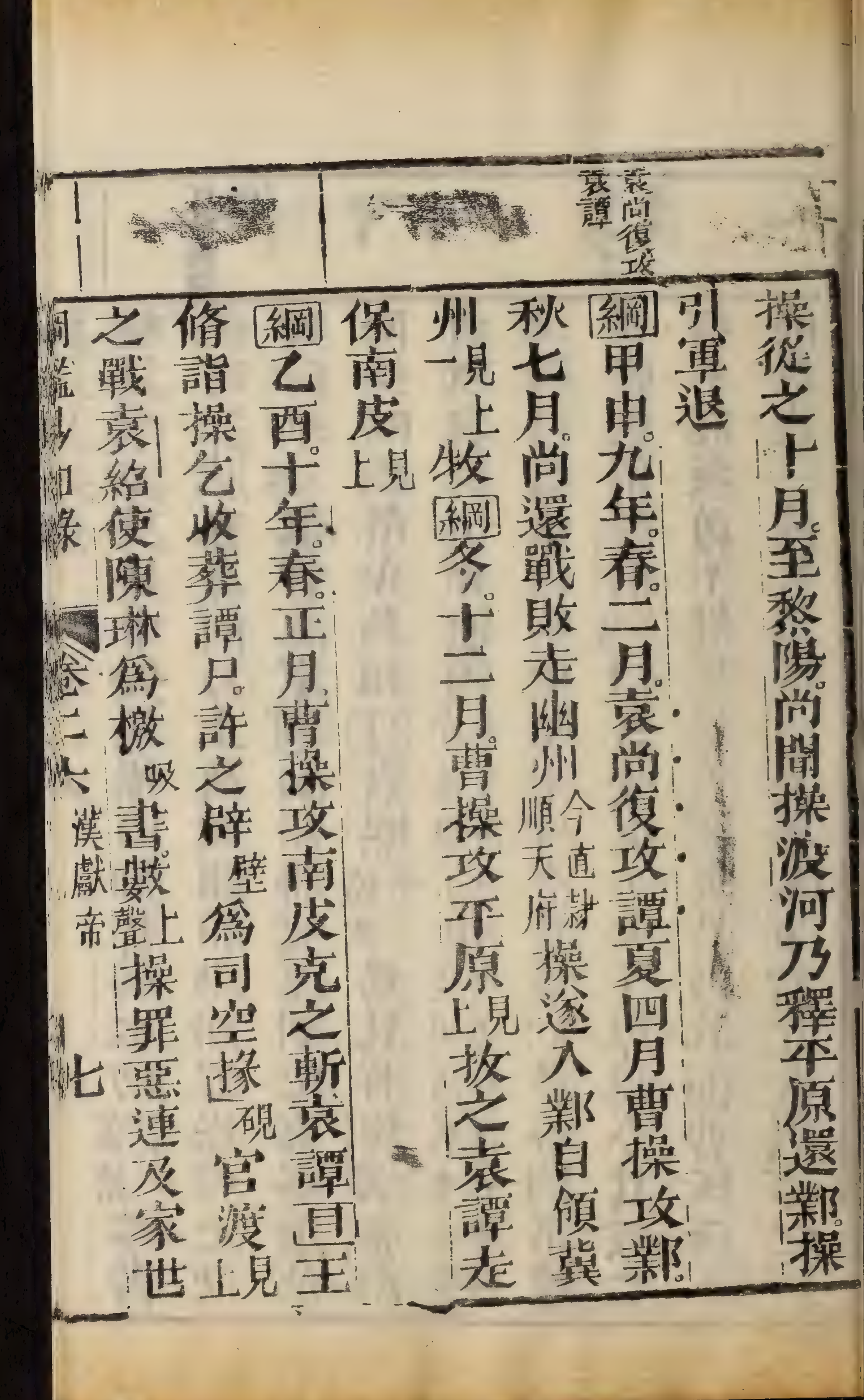
袁譚攻袁尚

亞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字周瑜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字孫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遣質。

[綱]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目]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一見上操追至鄴。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今直隸河開府南皮縣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

袁尚圍袁譚

更還攻尚偕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譚不從【綱】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目】操擊劉表軍於西平（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皮）詣曹操請救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



操從之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綱】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今直隸順天府）操遂入鄴自領冀州（見上）牧

【綱】冬十二月曹操攻平原（見上）拔之袁譚走保南皮（見上）

【綱】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目】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壁）為司空掾（硯）官渡（見上）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吸）書數（上聲）操罪惡連及家世

曹操釋陳琳

韓珩不肯事曹

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袁紹字)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瑀)俱管記室【綱】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目】袁熙(紹次子)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今直隸永平府)烏桓(東胡國名本在遼東後有散居遼西)者。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令曰敢違者斬別駕韓珩(恆)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

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綱]冬十月

以荀悅爲侍中。[目]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獻可而替否而

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爲政之術

先屏丙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怪法放越軌奢

敗制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

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綱]丁亥十二年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蹹頓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伏龍鳳雛

孔明臥龍

遼西烏桓別種名　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遼東太守公孫度子）斬之。

【綱】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書法】特筆也。人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目】初琅邪（今山東青州府）諸葛亮寓居襄陽（今湖廣襄陽府）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徐庶崔州平（崔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亮字）龐士元（統名）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

劉備三顧孔明

孔明隆中對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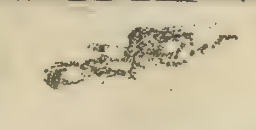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見上四北據漢沔。勉。二水名。俱在湖廣漢陽府。利盡南海。今廣東廣州府。東連吳會。今江南蘇州府。西通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劉表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即成都府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益州牧闇弱張魯漢寧太守漢寧今陝西漢中府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誇去聲有荊益保其巖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關中別號今陝西西安府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德操冰鑑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徽字爲冰鑑。故操與備語而稱之。

遂昌尹氏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隴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



隆中與莘野渭濱一轍

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社已不可以直入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綱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孫權擊江夏今湖廣武昌府太守黃祖破斬之　綱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目　操

司馬懿應達多大略

曹操殺孔融

以崔琰（琰鹽上聲）爲西曹掾（視官屬）。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辟舉也）之。懿辭以風痹。（痹秘。冷溼病）卹操怒，欲收之（收捕而殺之曰收）。懿懼，就職。

[綱]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綱]八月，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發明]自古簒奪之賊，必先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目]融

劉琮舉州降曹操

恃其才望數（朔）戲侮曹操。御史大夫郗（絺）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見上卷二十）招合徒衆欲爲不軌又與禰（祢）衡更（耕）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幷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今陝西西安府）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離）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孔融字）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綱】劉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目】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

升樓去梯

荊越說劉琮降曹操

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見四卷七在內而危。重耳見同上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見上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見上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謂荊州而禦中國。必危也。琮從之。操至新野。見上四卷琮舉州降。操遂進兵。綱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目劉備屯樊城名在湖廣襄陽府

劉備不忍背劉表

城北（漢江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見上九）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今湖廣安陸府當陽縣）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玄德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

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徐庶辭劉詣曹

目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 車徒器械芻糧之類 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 在當陽縣北 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 短 橋。瞋目 見上卷二十三 橫矛曰。身是張翼德 飛字 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見上九 遇劉琦

曹操不存錄張松

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荊江之中正對沔口。【綱】操進軍江陵。【目】曹操進軍江陵。釋韓嵩之囚。見上卷三十三以和洽、劉廙亦爲掾。視屬。從人望也。劉璋益州牧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存錄。存恤錄用。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書法】書東下。何盛也。故特書迎擊。是役也。微迎擊則吳事去矣。

【發明】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

魯肅勸孫權結劉備

魯肅說劉備結孫權

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

【目】初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郡卽荊州府）而劉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見上四）聰明仁惠。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

孔明柴桑之說

業。備甚悅。進住樊口。（在湖廣武昌府武昌縣西樊山之下。）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見上卷二十七。）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見九卷二十八。）之計。事急而不斷

彊弩之末不能穿魯

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見十卷四。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見上十二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謂

魯肅諫迎曹操

之魯編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見六卷一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去聲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横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

拔劍斫案

夏口。（見上十三）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劍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字）、元表（元作文。秦松字。二子俱請權迎操），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

赤壁之戰

黃蓋計燒曹兵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歌）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武昌府城東南）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咸上聲戰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同艨）衝（同艟音同艨衝戰船）鬪艦十艘（搜船之總名）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艦尾先以

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灼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會操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見上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見上十二樂進守襄陽見上八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刑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孫劉縱敵
爭荊州

龍州李氏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駢刀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顛沛顛死儻能乘此之銳蹴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於是關羽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愚以爲孫劉之爭荊州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赤壁既勝之後終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爲者哉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

綱 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目 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行定日徇 武陵今湖廣常德府 長沙今湖廣長沙府 桂陽。今湖廣郴州 郴丑林反 零陵今湖廣永州府 皆降。廬江今江南廬州府 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綱 己丑。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目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今荊州府公安縣 權以妹

曹操遣蔣幹說周瑜

蔣幹終無一言

周瑜雅量高致

銅爵臺

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蔣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蘇秦張儀）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閒也

綱 庚寅十五年冬曹操作銅爵臺（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蓋曹操寵妾

曹操讓還三縣

所居於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書法】書讓何譏也。讓，美事也，何譏？偽也。武平書自封，則讓還之爲偽可知矣。【音註】武平見上卷二十五。

【目】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沛國譙縣，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沛國見上卷四。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値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

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鐸華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小明也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賈。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苦怙。故城在鳳陽府亳州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養也

【綱】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書法】綱目卒蜀漢吳魏及晉諸臣無不書姓者具官爵皆美辭也惟不書

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官者。貶辭也。而僭國臣不與焉。）【目】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相與從事）也。乞與奮威（權從弟瑜）俱進取蜀。（見上九）而幷張魯。（見同上生）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時據關中）結援。瑜還與將軍

公瑾有王佐之才

飲醇自醉

據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以蹙（蹴迫也）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幹）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名。在湖廣岳州府城南）權聞之哀慟曰。公瑾（周瑜字）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胤。（周瑜二子名）初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牢）不覺自醉。權以肅代

孫權以荊州借劉備
孫權勸呂蒙就學

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猶言當路）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言泛覽流觀。譬如涉水獵獸。不精事也）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綱】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目】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今湖廣衡州府耒陽縣）令。不治。免。

魯肅遺(去聲)備書曰士元(龐統字)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俱郡佐)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亮

[綱]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 三月遣鍾繇擊張魯(見上九)

[綱]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目]初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與繇會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秋操自將擊破之遂超奔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操追至安定（今陝西平凉府）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渭水之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平）翊（今西安府同州），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今山西汾州府）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吾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折）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

疾雷不及掩耳

劉璋遣使迎劉備

張松勸劉璋迎劉備

變化固非一道也。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以張既為京兆尹。即西安府。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綱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目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法正為劉璋益州軍議校尉。璋不能用。正邑邑同悒悒。不安貌。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擊張魯。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取蜀益州土誰能禦之劉豫州見上十四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今四川州成都府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從事王累俱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則當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

嚴顏拊心興歎

取順守古人所貴君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巴郡今四川重慶府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成都府綿州今四川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綱秋七月孫權徙治建業目初張紘以

石頭城　濡須塢　荀彧自殺

秣陵今江南江寧府。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據石頭山爲城，在江寧府治西。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綱】權作濡須塢。狀如偃月，一名偃月城。【書法】書塢未有書者，此其書何？關要也。總綱目書作塢一而已。

【目】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在江南廬州府巢縣口立塢。壘壁也。權從之。

【綱】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書法】前書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譏彧也。此其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何？閔彧也。曷爲閔之？身爲漢臣，爲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也。於是自殺，君子以爲自取而已矣。故書自殺而不書其故。

【目】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

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見十八卷二十九。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

荀彧亦非其人

荀彧殺身初無可取

人皆惜之

遂昌尹氏曰。荀彧之死。亦宜之乎。曰。非也。然則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手。所謂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者。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宜之哉。夫曹操姦詐忌克。凡才智之士。鮮有爲其所容。彧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況其篡弑已成。彧乃欲以正論居之。何哉。且彧與操周旋踰二十年。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彧之殺身。初無可取。既不足以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擇之不精。至其晚節末路。則亦末如之何矣。使彧果能爲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九錫荀彧自殺爲文。今既削而不書。文并司馬公光褒稱之語。棄而不錄。則其不滿於彧昭然可知。然後知不仕吳亦仕魏者。其於出處大節光不可及。而失身於操者

劉備據涪城

龐統三計

生死皆原也。後之以未能。自見者。其亦審所擇哉

綱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書法 袁術書據南陽。曹操兵據兗州。皆罪之也。則與其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綱目於是不得為備隱矣。目 備在葭萌。見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朔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城名。在四川夔州府治東。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

生子當如孫仲謀

曹操自加九錫

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討名懷沛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幷其兵進據涪上見城

綱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目 操進軍濡須口。見上 號四十萬。孫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字 如劉景升 劉表字 兒子 劉琦 劉琮 豚犬耳。操徹軍還。綱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見上 書法 九錫自莽始。書於是再見。然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

綱 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今四川成都府漢州 綱 秋。七月。

劉備入成都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

魏始建宗廟社稷[書法]書始何志僣始也故不書魏公操而書曰魏隱若一敵國矣

[綱]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綱]甲午十九年春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綱]夏五月雨水

[綱]閏月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書法]於是璋開城降備遷之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何以信萬世書入書自領而綱目之意見矣

[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素流克巴東今四川夔州府破巴郡今四川重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短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

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今四川瀘州）犍堅爲（今四川敘州府）飛定巴西（今四川保寧府）德陽（今四川成都府德陽縣）龐統中流矢卒雒城（見上）潰。會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去年歸張魯）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璋父劉焉）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見上十八）盡歸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初璋迎備見上二十三）劉巴諫曰備

直百錢

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影附獨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恙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法正一飱孫之

德睚眦見七卷十五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見上十八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見上十九生變於肘腋法孝直正字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見上二十三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諸葛亮以嚴治蜀

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見九卷又一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

蔣琬社稷之器

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爲廣都（今成都府雙流縣）長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綱】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

【目】操留少子植守鄴（見上十九）以邢顒爲植家丞（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庶子太子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

春華秋實

曹操弒伏后

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操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綱】魏荀攸卒【書法】於是獻帝在上漢無恙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未嘗有漢也綱目誅心故書魏而削其官焉【目】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彧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攸字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綱】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目】初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見上一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姙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

泄操使郄（隙）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怪）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避）髮徒跣（先上聲。徒跣赤足）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郄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見十五卷二十一）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見十一卷二）殺之。

